

# 论《诗经》弃妇诗中的草木意象

孙安琪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摘要：**通过探讨《诗经》中弃妇诗的草木意象，分析其在表达弃妇情感中的作用，并探讨这些意象背后的文化和象征意义。通过对《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小雅·白华》四首诗歌的系统分析，揭示了草木意象在《诗经》中的象征传统，深化了对弃妇诗情感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诗经》；弃妇诗；草木意象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感世界。其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情感认知与伦理观念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弃妇诗作为《诗经》中独特的情感叙事文本，通过女性视角的情感抒发，展现出周代婚姻制度下的性别权力关系。笔者综合前人研究发现，《诗经》305篇中有5首具有代表性的，确切涉及两性关系以及妇人被弃的描写的诗，分别为《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小雅·白华》和《召南·江有汜》，其中除了《召南·江有汜》是水意象外，其他四首都借助了草木意象来抒发弃妇之悲。本研究旨在结合先秦礼制文化，深入解析草木意象在弃妇情感表达中的符号功能，揭示其背后的伦理秩序与性别话语，为古代婚姻制度研究提供文学维度的新视角。

## 一、草木意象的文化与象征意义

《诗经》中的草木意象常作为赋比兴手法的载体，体现了先民们的真实情感和美好期望<sup>[1]</sup>。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2]</sup>孙作云也曾统计出《诗经》中共记载了143种植物，其中85种草类，58种木类<sup>[3]</sup>。这都可以充分说明《诗经》中草木意象之多以及其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与特殊的象征意义。

草木生长与衰败原本都是最为普通的自然之道，可是与人的生活和情感相结合之后，就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像《桃夭》开篇通过描绘春天桃树的繁盛和桃花的鲜艳盛开，传达了诗人愉悦的心情以及对出嫁女子婚后幸福快乐生活的美好祝愿；在《標有梅》中，诗人借梅子在树上渐渐坠落、变得稀少的景象，象征大龄未婚女子青春的流逝，表达了她对婚嫁的迫切期待和焦虑心情；而在《卷耳》中，妇人在采摘卷耳时，始终无法把小筐装满，这是因为她始终思念着远行之人而心不在焉。《诗经》中的草木意象不仅具有自然

美的描绘作用，更通过它们的生长、变化、凋零等状态，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些意象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情感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爱情、社会道德、时间流逝等多方面的思考与情感表达。

## 二、《诗经》弃妇诗中的草木意象

### （一）《卫风·氓》中的“桑叶”

《氓》中的桑叶首先可视为女主人公容貌的象征。《毛诗序》认为：“《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花落色衰，复相弃背。”<sup>[4]</sup>“花落色衰”即是说“桑叶”比喻女主人公的“貌”。“桑之未落，其叶沃若”<sup>[5]</sup>这句描写了桑树在生长旺盛时，叶子依旧葱茏繁茂的状态。这一意象可以看作是对女子少女时期容貌娇艳的比拟，在这一时刻也象征着青春的纯真、爱情的希望与生命的繁盛。此时的女主人公尚且年轻貌美，心中充满了对心上人的爱意和对未来美满幸福婚姻生活的期待。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sup>[5][6]</sup>一句，桑叶的黄色往往意味着衰败、衰老或生命的终结，这里用来比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幸，女主人公年华逝去，容颜衰老。

其次，《氓》中的桑叶也可以视为二人感情的象征，“未落”和“沃若”可以看作是对恋爱时期爱情的旺盛和美好，此时女子与男子之间的感情也处于充满希望的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子的爱情逐渐变得冷淡，感情的“不再如初”让女子陷入失落与痛苦。桑叶的“黄”和“落”象征着感情的衰退，暗示女子对这段关系的失望、无奈与悲伤。桑叶的凋零与情感的流失相映，表明女子从最初的沉溺于爱河，到最终的被遗弃，感情中的美好和热烈已不再，留下的只是失落和冷淡。诗人利用桑叶这一草木意象，借自然界中的“生命”由蓬勃新生走向衰退和沉寂，来抒发弃妇内心的失望、痛苦与悲凉，引发了后续“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sup>[5]</sup>的感慨，深刻地揭示了爱情中的无常与人情的复杂，使整首诗的情感更加悲切和生动。

## （二）《王风·中谷有蓷》之“蓷”

《王风·中谷有蓷》通过“蓷”，也就是益母草的生长状态，形象地展现了女子在困境中的情感变化与命运波折。每一章以“中谷有蓷”开头，将益母草的生命历程与女子的命运紧密联系，逐步展现弃妇因遭遇遗弃、孤立所经历的内心变化与生命的枯萎。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和“中谷有蓷，暵其湿矣。”<sup>[5]138</sup>这三章，通过益母草生命状态的递进，生动地比喻了女子在被丈夫抛弃，失去关爱之后的孤独与伤心。益母草的逐渐干枯象征着弃妇的生活也失去了温暖的情感支持。诗歌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个体女性的情感变化，更是对那个时代女性困境的展示。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中，女子习惯依附于男子生活，她们的命运常常是由社会环境和男性角色所决定。而随着丈夫对她的抛弃，女子生活的滋养和情感的寄托逐渐枯竭，她心灵的荒芜与生理的困苦形成强烈的共鸣。这种情感的无助与无奈，正是诗歌通过自然景象的比兴表现出来的情感深度。

从文化符号学视角来看，“蓷”（益母草）在诗中不仅是自然物象的呈现，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情感符号。益母草本具药用价值，常被用于调理妇人疾病，这一特性与诗歌中女性主体形成互文，暗示女性在婚姻中“疗愈”家庭的工具化角色。当益母草“暵其乾矣”“暵其修矣”“暵其湿矣”的生命衰亡过程，对应弃妇情感与生存状态的恶化时，诗人实则以植物的药用属性被忽视，隐喻女性在婚姻中价值的消解——正如益母草失去滋养后只剩干枯残躯，被弃女子也在脱离男性庇护后陷入生存困境。

## （三）《小雅·白华》中相生的“白华”与“菅草”

在自然界中，菅草与白茅相伴而生，相亲相束。白云化为雨露，平等的浇灌和滋润着二者。这是一幅多么和谐又富有生机的画面！而在婚姻生活中，夫妻之间本应更加亲密无间，相依相偎，然而女主人公的丈夫却“俾我独兮”，不仅让她独自面对空荡的房间，甚至背弃天理，始乱终弃。自然草木尚知相生，世间一个家庭却因男子变心，抛弃妻子而分崩离析。诗人通过这一对比，以草木意象的自然物性来反衬人性，深刻地表达了弃妇心里物是人非的悲凉感受和被遗弃的哀怨，同时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更渲染了悲凉的气氛。

从象征体系构建层面来看，“白华”与“菅草”

作为自然共生的意象组合，实则暗合了周代“阴阳和合”的哲学观念。在《礼记·昏义》所确立的婚姻礼制中，夫妻关系被赋予“合二姓之好”<sup>[6]</sup>的社会使命，其理想状态应如草木共生般遵循自然法则。诗中“白云雨我”的意象，既象征着天地滋养万物的公正，也隐喻着婚姻关系中本应存在的平等与和谐。而丈夫“俾我独兮”的行为，则打破了这种基于自然秩序的伦理规范，形成极具张力的叙事冲突。

这种意象运用还折射出周代宗法制度下的性别权力结构。“白华菅兮，白茅束兮”<sup>[5]668</sup>的工整对仗，暗示着婚姻关系中本应存在的平衡状态，而现实中女性被遗弃的遭遇，暴露出男性在婚姻主导权上的绝对优势。诗人以自然物象为镜，不仅完成了对个体悲剧的书写，更将批判矛头指向整个婚姻制度体系。这种以物喻人的创作手法，既延续了《诗经》“比兴”传统的审美特质，又在社会批判层面实现了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深度融合，为研究先秦婚姻伦理提供了独特的文本视角。

## （四）《邶风·谷风》中被采摘的“葍菲”

“葍”，指蔓菁；“菲”，指萝卜。诗歌巧妙地运用这一草木意象，为我们揭示了爱情与婚姻的深刻道理。在采摘蔓菁或萝卜时，我们不能看其叶子，而应关注可食用的根茎，这也用来比喻男子择偶时不应只注重女性外表的美丽，而轻视了她们勤劳善良的内在品质。《邶风·谷风》中的那位弃妇，曾满心期待着与丈夫携手走过人生的旅程，共同经营他们的家庭。所以在婚姻生活中，她勤劳地付出着，期待自己的付出会换来丈夫的珍惜与疼爱，却未曾想到，残暴的丈夫无视了这一点，与新人如胶似漆，“如兄如弟”，而对陪伴和付出了多年的妻子却是“不远伊迓，薄送我畿”<sup>[5]166</sup>的薄情与冷漠。弃妇满腔哀怨隐入“葍菲”这一意象中，如同无声的泪水流淌在心底。

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审视，“葍菲”意象已超越单纯植物属性，成为承载社会伦理与情感价值的符号系统。在周代宗法制主导的婚姻体系中，女性的价值评判标准本就具有双重性：既要满足窈窕淑女的期待，更需“审美的审美具备优秀的持家能力”。《谷风》中弃妇的悲剧，本质上是男性话语权下价值判断失衡的结果——当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后，“德言容功”的传统标准逐渐让位于感官审美，导致“颜色衰而爱弛”的婚姻危机。这种现象折射出先秦时期婚姻关系的功利性特征，即女性作为家庭劳动力与生育载体的实用价值，始终受制于男性主导的审美变迁。

“葍菲”意象的隐喻功能，更暗含着对社会阶层

婚姻道德的批判。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背景下,《谷风》通过弃妇的泣诉,将个体婚姻悲剧升华为对婚姻伦理失范的集体反思,体现了《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研究先秦婚恋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

### 三、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对《诗经》中弃妇诗所蕴含的草木意象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揭示这些意象在传达弃妇复杂情感中的核心作用,并探讨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和象征意义。通过对《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以及《小雅·白华》四首经典弃妇诗的系统性研究与解读,我们发现草木意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情感表达更为细腻且富有层次,更深刻地映射出古人对生命本质、爱情真谛、社会道德规范以及时间无情流逝等多维度、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与情感体验。

具体而言,这些草木意象在诗中往往被赋予了双关或多重的象征意义,它们既是自然景物的真实写照,又巧妙地转化为诗人内心情感的具象载体。例如,某些衰败或凋零的草木形象,不仅直观展现了自然界生命循环的规律,更隐喻了弃妇被遗弃后内心的凄凉与绝望,以及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而另一些生机勃勃、坚韧不拔的草木,则可能象征着弃妇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以及对未来生活仍抱有一丝希望的坚韧态度。

首先,草木意象作为自然与人类情感的桥梁,承载了弃妇诗中的情感转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映。从《卫风·氓》中桑叶的盛衰,到《王风·中谷有蓷》中益母草的干枯,再到《小雅·白华》中白华与菅草

的相伴相生,以及《邶风·谷风》中的“葑菲”,这些意象不仅描绘了自然界的生长与衰败,也隐喻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喜怒哀乐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其次,草木意象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弃妇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限制,也表达了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奈和对爱情的渴望。最后,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分析,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弃妇诗的情感内涵,并揭示了古代文学中草木意象的象征传统及其与女性形象的关联。这些意象的使用,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深刻的思想启迪。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诗经》中的弃妇诗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讨古代文学中草木意象的象征意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通过对这些意象的深入分析,我们得以窥见古代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和情感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在表达这些复杂情感中的独特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张现.论《诗经》中的草木意象[J].西安社会科学,2011,29(3):129-130+138.
-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174.
- [3] 李馥君.《诗经》草木意象展现的女性形象[J].牡丹,2022(10):33-35.
- [4](汉)毛亨传,(汉)郑玄笺.毛诗注疏:卷一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3.
- [5]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1.
- [6]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473.